



步调一致

◎陈顺源

太平湖

◎郑从容

太平湖有大鱼
求之不得
无缘

太平湖有雨
太平湖周边有雨
二小姐的裤脚吸水
扫地干干净净

天下太平

池黄高铁穿越太平湖
几秒之间
人间团聚
天下太平

湖上生雾霭

太平老街晨钟暮鼓
声声祝福
天下太平

太平湖有大鱼
求之不得
随缘
天下太平

紫琅诗会

玉兰一瓣

第一声蛙鸣

◎宋继高

老陆从野外捕捉了20多只青蛙,放进了园子里的荷塘。每只青蛙都很肥硕、健壮,眼睛圆圆的,肚子鼓鼓的,放进荷塘后,不一会儿就各自散开了,成散兵游勇状,再找,全然不见了踪影。老陆说,今年这个夏天,园子热闹了,青蛙会叫得人整夜整夜睡不着觉。

今年立夏时间是2024年5月5日8时9分51秒,星期日,农历三月廿七。老陆放生青蛙的这天是6月7日,进入夏天才32天,真正的盛夏还没有开始,要过了夏至之后,才能感受到夏的热烈与激情。而真正壮阔激昂齐唱般的蛙鸣要进入盛夏后才会开始,现在它们还不会鼓噪。

就在青蛙放入荷塘的两三天后,我听到了一声蛙鸣,那是6月9日的深夜,我刚刚躺下准备入睡,忽听窗外传来一声蛙鸣,不响、不脆、不爆,有点儿低沉,这可是初夏我听到的第一声蛙鸣啊!侧耳再听,希望听到第二声、第三声,然而,夜转入沉寂,我再没听到,在期待中进入了梦乡。

对于生长在农村的孩子来说,童年与青蛙是绕不开的话题。我对蛙鸣一点儿也不陌生,整个童年阶段,暑假夜晚,陪伴我最多的就是海涛般的蛙鸣和星星般的萤火虫。我爱听蛙鸣,它们有时齐唱,齐唱时如波涛汹涌,一阵又一阵。这青蛙活像是有组织的乐队,齐唱前,往往先一只“呱呱”两声开个头,紧接着无数只青蛙便一起发出令人震撼的齐唱,有时持续十几分钟,有时只有几十秒。令人奇怪的是,它们一停就停,几乎是戛然而止,没有任何的拖泥带水,干净利落。但往往这一拨停下,两三分钟后,远处的另一拨又更加

起劲地鼓噪起来,就这样此起彼伏,你方唱罢我登场,来来回回、反反复复,把乡村夜晚鼓噪得分外热闹。它们歌唱的时间,好像都定在农民们正好吃完晚饭后的8点多至10点,用它们对大自然的歌唱,为辛劳了一天的农民们送来欢乐。

青蛙的发音器官为声带,位于喉门软骨上方。有些雄蛙口角的两边还有能鼓起来振动的外声囊,声囊产生共鸣,使蛙声更雄壮洪亮。雨后,当你漫步到池塘边,会听到雄蛙的叫声彼此呼应,汇成一片大合唱。蛙的合唱并非各自乱唱,而是有一定规律,有领唱、合唱、齐唱、伴唱等多种形式。互相紧密配合,是名副其实的合唱。合唱声音洪亮,传播的距离远,能吸引更多的雌蛙前来,所以蛙类经常采用合唱形式。

在蛙鸣声中,我仿佛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和顽强生命力。

蛙鸣犹如一首动听的歌,抒发着对大地的情感,流露出对生命的敬畏和珍视。它告诉我,每一个生命都在为生存而努力,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生物。这种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,正是蛙鸣所传达出的生命信息。在这蛙鸣声中,我看到了一幅美丽的乡村田园画卷。这幅画卷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和生命的活力,使人更加珍惜与大自然共生的美好人生。

青蛙有时候也会独唱。凡独唱的青蛙大多都是群体中的伟丈夫、美男子。在我八九岁时,有天晚饭后,蛙群们还没开始集体狂欢,就听到门前河边芦苇丛中,有一只青蛙叫得特别欢,我便缠着父亲打着手电筒去寻找这只青蛙。可当我和父亲

走近时,鸣叫便立即停止,令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父亲说,它不叫了,找不着了,不看了吧,明天捉一只给你。我不依不饶,硬是要看到这只独自放声的青蛙。就在这时,它又“呱”地叫了一声,啊,就在我们眼前,父亲拧亮电筒照射过去,看到了!看到了!只见一只硕大青蛙昂着头鼓着胸,趴在一块高出水面30厘米的土墩上。一束手电光全投射在它的身上,这是一只青绿色英俊的青蛙,身上图纹呈几何形状,很有规律地散布着。在电筒光的照射下,显得非常漂亮。毕竟是见过世面的老家伙,电筒光下,它并没有“扑通”一声跳进水中,而是很优雅地转了个方向,侧过身,头朝着我们,两只眼睛鼓得大大的,那架势仿佛在说:“看吧看吧!看个够!你们看我,我也要看看你们呢!”这是我一生中看见过的一只最威武、最漂亮、最胆大的青蛙。自那之后,六十多年过去了,我再也没看到第二只这样勇敢的青蛙。

青蛙,我们那一带俗称“田鸡”。这田鸡全身是宝。肉质细嫩鲜美,各种微量元素丰富。尤其是两条长腿上端的那两块肉无不成为人们的最爱。在那个不讲生态文明、不讲环境保护的年代,我常约上几个同伴,背上笺篓,带上工具四下里去逮田鸡,逮田鸡的方式较多,或钓、或叉、或捉、或捕,只要能逮到,无所不用其极。俱往矣,这样的年代、这样的年龄一去不复返。后来,参军、工作、下海、创业,我再也没捉过青蛙,现在全世界都在讲环境保护,讲生态文明,青蛙成为保护物种,我就更不能再去捉青蛙了,童年时代的捕蛙乐趣,成了永远的记忆。

走马天下

抛锚在法国高速路的雨夜里

◎胡豆周

到达巴黎的第二夜,我们乘坐的大巴在法国A6高速公路上抛了锚。老天还不合时宜地下了雨。

法国司机不停地从前面的驾驶室跑到最后面的发动机那里去捣鼓,人都淋湿了,可发动机就像病人膏肓的哮喘病人,总接不上那口气。有一次,发动机终于喘匀了气,可开出去不到一公里又趴了窝。

司机手上忙碌着,嘴里一个劲地“easy(容易),easy”,显得特别的自信,但更像是对一车外国游客的安抚。

夜更深了,雨也越下越大。法国绅士终于收起了他的自信,拨通了报警电话。司机让我们赶紧下车,说根据法国的法律规定,高速公路抛锚的客车上不能留人。

很快,一辆警车闪着警灯呼啸而至,不一会儿,另一辆警车也到了,把我们这群老外保护在了两车之间的隔离墩后面。

我们旅游团一共34人,最年长者已80岁高龄。我们或穿着雨衣或打着伞,在噼里啪啦的雨声中大眼瞪小眼地看着一群法国人的各种忙乎。我们讨论着,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国内,会怎么处理呢?事发地政府肯定会十分重视,紧急派车来接驳,把一车外国游客从午夜雨中接走,安顿好,这是国际影响啊!然后再叫修理车修理也好,把大巴拖回修理厂修理也罢,总不能让这么多外国客人在雨夜里耗着。

我们也担心,这深更半夜的,有没有法国司机愿意开辆大巴出来做这接驳生意?这可是讲究人权,而休息权更不容侵犯的国度。

眼前的救助显得不紧不慢,与我们的心情不太合拍。先来的是修理车。又是一阵捣鼓,回天乏术,放弃了,可时间又过去了大半个小时。

我们站了两个多小时,又冷又饿,导游跟警察沟通了,允许我们回车上取衣物和食物。可我们上了车就不想下来了,车上多舒服啊!再说,有闪着警灯的警车保护着,也不大可能有车会撞上来。导游也让我们假装整理东西,拖延下车时间。虽然语言不通,但法国警察还是觉察出来了,他打开手机翻译软件,打了一行字给导游看:“根据法律规定,我不能让一车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。如果你再不配合,我可以决定关你24小时的监狱!”

如果导游真被收监了,后面的行程怎么办?我们的欧洲游刚开了个头呀!导游和我们都愣住了。好在这时接驳车到了,我们赶紧下车搬行李。刚才还一脸严肃的警察小哥也加入了我们,把我们的行李箱推得哗哗响。

法国警察有板着面孔的时候,那是国家机器的属性决定的。也有温情的时候,那是修养和人性中的善。当然,少不了还有浪漫的时候。后来的一天,我们在马赛海滨遇到正在执勤的一群男女警察,试着上前去跟他们合影,警察们立马变脸,笑颜取代了严肃,手上比画着V字,嘴里说着“耶”。法国人骨子里是浪漫的,一有机会就会冒出来,警察也不例外。

雨夜到达住处,已经是第二天凌晨。我们整个行程不得不延后。

上午,跟我们同住一个旅店的大巴司机打车准备离开,遇到了我们,说了两声“sorry”,很真诚,也很绅士。我们也挥手跟他说再见。